



甘孜日报社·州委老干部局联办



◎高亚平

听了这些事,何远不由一声叹息。多好的人啊,硬是让贪欲把自己给毁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说人要那么多钱物于什么。

还没有等何远叹息完,便见民警赵跃进戴着一副眼镜急慌慌地跑进了他的办公室。

“都多大年纪了,还这样毛脚神似的。甬急,老赵,啥事?”何远说。

“刘家庄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个姑娘被杀了。”赵跃进说,并用手扶了一下快滑到鼻尖上的眼镜。

“给教导员说了吗?”

“说了,他让直接找你,说你马上就要当所长了。”

一听此言,何远不由一阵苦笑。你说现在都成什么事儿了,什么秘密不秘密,组织上决定的事,还没有宣布,满世界的人都已经知道了。何远问赵跃进:“今天是个什么领导带班,谁值班?”

赵跃进说教导员带班,他和王建军值班。

何远默然。他叹了一口气,在心里说,还是去吧,谁让自己是管刑侦的副所长呢。他思索了一会儿,对赵跃进说:“去,通知王建军、张明,火速赶往刘家庄,保护好现场。”他边目送着赵跃进走出办公室,边操起电话,向分局局长杜平通报了案情。杜平命令他迅速赶往案发现场,并告知他分局刑侦大队的人马上也赶到。

放下电话,他上到三楼,给教导员王力打了招呼,便准备前往案发现场。王力叫住了他说:“按说这趟浑水该我趟,可你马上就是代理所长了,你就辛苦一下吧。再说,你也是主管刑侦的所长,破案也是你份内的事。”

何远不等王力把话说完,就囔囔地下了楼,发动着警车,向刘家庄疾驶而去。一路上,他这个气呀,恨不得逮住谁痛骂一顿。

在何远任命的问题上,杜平确实是下了狠心的。尽管政委胡世明坚决反对,执意要提拔教导员王力,可他还是说服了分局党委其它几位成员,让何远跳过教导员,直接担任了所长。不过,为了给政委一个台阶,他在所长的前面加了代理两个字。他想,这样也好,让何远时时牢记他这个所长现在还不把稳,如果工作干得不好,随时有可能被拿掉。对何远来说,这也是一个鞭策。何远的事就这样定了,倒是他自己的事让他担心。

在全市公安系统,五十岁的杜平可是一个风云人物,头脑灵光,聪明、能干,但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杜平二十多岁从警,从一个小民警一路干到南山市公安局城南分局的局长,其中的艰辛与酸楚也是一言难尽。光在处级这个岗位上,就是一会儿被重用,一会儿被冷落,反反复复,让他喜喜忧忧,最艰难的时候,他都动过要调离的念头。也就是两年前吧,城南分局的局长猝死,市局局长老钟力排众议,把他从一个小分局的政委调过来,担任了城南这个大分局的局长。对老局长的赏识,他是打心眼里感激。一次酒宴上,他借着给老钟敬酒的机会,说了感激的话。老钟把他拉到旁边,说:“你不要谢我。要谢我,就给我把工作干好,干到前面去!”他当时眼睛一热,差点落泪。他觉得,这是这么多年来,他听到的最实在的一句话。为了这句话,他都得豁出命来干。为此,他不管不顾,大胆撤换、起用了一批能做事肯干活的干部,担任分局科、所、队长,让一些光吃馍不干活的人退下来,工作确实有了起色,为此,却也得罪了不少人。有人说他是排斥异己,有人说他是在培植自己的势力,还有人说他是在借机捞钱,社会上目前不是正流行着一种说法吗,要想富,动干部。一调整干部,就有人给你送钱了。在杜平调整干部期间,也确实遇到过民警给他送钱的事。一次下午下班后,他正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想事,一个副所长敲开了他的门,并一闪身进了他的办公室。他问有啥事。那位副所长嚷嚷了半天,从口袋里掏出了个信封,放到他的桌上,说:“一点心意,请社局收下。这次分局调整,还得请领导关照一下,看能不能调到条件好点的派出所去。”他一听,当下就躁了,不好好想着干事,一天就思量着谋官。他怒喝一声:“你给我出去!”并一扬手,将那位副所长送来的两万元钱扔出了窗外。钱飘飘扬扬,飞了半院子,把下面的人吓了一跳。那位副所长也狼狈地奔出了分局。这事一出,准备送钱者马上敛迹。但也有人阴阳怪气地说,杜平是在做戏。说那位副所长送钱送少了,如果送上十万二十万,估计杜平就收了。杜平听了,那个气呀。可气归气,也无可奈何。私下里一想,目前这种社会风气,还真应了古人说的那句话,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想通了,也就释然了,管他谁说的,权当是风说的。于是,他不管来自四处的非议,仍我行我素,坚持做自己的事。这样一来呢,一些民警嫌他螺丝拧得紧,把工作太当回事,就在背后砸他的洋炮,骂他是“二百五”,有更甚者,干脆骂他是“二球”。就连少数科、所、队长私下里也相互嘀咕,要市局赶快把他提拔了,送走,好像他是一个瘟神似的。

(未完待续)

铭记 为了更美好的未来

◎裴嘉

1950年3月24日,康定和平解放;同年11月24日,新中国第一个专区级的藏族自治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成立。时光匆匆,光阴似箭,今年我们迎来了康定解放和建州7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们更加怀念和敬仰从北方老区一路南下,肩负解放大西北、大西南历史使命,最后剑指西康的华北野战军18兵团62军、随大军南下建立康区人民政权的西北入川工作团赴康区干部以及以后各个批次支边进康工作、进康参加民改平叛战斗的部队、武工队等南下老前辈们。是这些带着解放全中国历史使命的革命前辈们,使灾难深重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同胞翻身得到解放,成为新中国的主人,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今天,就让我们共同来缅怀前辈,致敬解放康区的前辈。

直及556团官兵进军康定。3月27日,康定警备区成立。1950年7月,558团调入康区,接替556团防务,556团赴贵州遵义参加剿匪战斗,结束后奔赴抗美援朝战场。186师卫戍康定、昌都地区。

解放康定

为了更进一步深入了解186师解放康定的历史,我翻阅前辈们有关记录这段经历的回忆文章,也采访了健在的62军老战士,他们向我详细描述了这段难忘的经历:1950年1月29日,62军185师555团作为先遣队从成都出发,1950年2月1日到达雅安。雅安各界人士和群众举行了热烈的迎接解放军的入城仪式。解放军进入雅安城后,胡宗南、贺国光率领的残部1万余人,窜至西昌、汉源等地,此时蒋介石委任胡宗南为西南长官公署长官,指挥各地土匪特务武装。芦山县的程克武被委任为“川康反共救国军”司令和新14军军长、天全县的李元亨被委任为新15军军长,他们纠结1万余人从几个方向围攻天全、雅安。据原556团战士、州法院离休干部,现在在我州雅安干休所休养的董彦庆叔叔回忆,围攻雅安的残匪气焰嚣张,不停向城内发射炮弹,当时敌人的炮弹都落在了军管会的大院里。按照刘忠军长“军政结合、剿抚结合”的方针,为了保护新生政权和新解放区,入城部队对敌人进行了严厉痛击,先后歼敌两千余人。556团副排长、泸定县离休干部李致斌叔叔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我当时担任二连一排副排长在师部教导大队学习,我随186师先头部队556团于1950年2月6日从郫县出发,2月9日在邛崃,原被我军击溃的四川保安团和胡宗南残部已经窜入邛崃、名山一带和当地土匪勾结,在军统特务、匪首张国运的指挥下,袭击我进西康军政人员、学生和运输车辆,2月10日,这股反对武装就被我先头部队多次打击后逃窜。经过多次战斗后,2月13日左右,部队全部达到雅安,此时川西部分地区发生叛乱,原定部队春节前到康定的计划只得改变,保安团和勾结的土匪势力,不断向城内射击和发射炮弹,雅安局势显得紧张。186师进驻雅安部队经过十多天的战斗,彻底消灭了土匪,收缴了三个保安团的武器,稳定了社会秩序。

1950年3月18日深夜,186师556团一营(先遣营)带着扫清进军路上的残匪,抢占解放康定的唯一通道泸定桥的任务,从雅安出发。3月19日,在康定军分区司令员樊执中、政委苗逢澍的率领下,南下进康的二百多名干部紧随186师556团,从雅安出发,经过天全,徒步翻越二郎山,到达泸定。此时,泸定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从樊执忠司令员后来的回忆录中看到这样的描述:从茂县经丹巴翻大炮山窜至康定的国民党127军301师师长田中田盘踞康定城,派陶团扼守二郎山、泸定桥,命贺团为机动

部队驻守峡谷间的烹坝,敌人的恶毒打算是——守不住二郎山,就炸毁铁索桥,斩断解放康定的唯一通道。部队在翻越二郎山时,已是3月22日午夜12点,在拦柴湾,黑暗中央刀组用四川话迷惑了敌人守山的哨兵,用几颗手榴弹就吓退了几十个敌人。到达泸定干海子、两路口后,186师先头部队在师侦察科长解子安的带领下有效的利用情报和伪装敌人守桥部队,粉碎了敌人砍断铁索、烧毁泸定桥的阴谋。占领泸定桥后,解子安同志带领侦察人员在泸定桥西桥头确实找到敌人埋设的约5公斤没有来得及安上雷管的炸药。击溃国民党残部田中田的陶团前哨和当地匪徒后,186师556团于3月22日凌晨占领泸定。3月23日早上5点,556团二营驻守泸定县,其余部队向康定进军。在瓦斯沟、冷竹关等地,田中田部贺团对我进军康定部队进行阻击,被打退,进军部队在大渡河边架起迫击炮向往岚安乡逃窜土匪进行了轰击。

此时的康定,中共地下工作者、民主党派进步人士正遭受田中田残部的残酷迫害,有的惨遭杀害。在我们征集的州公安局离休干部铁志培叔叔的回忆文章中描写了黎明前康定城的黑暗:在迎接解放到来期间的1950年2月下旬,传来一个坏消息:一支国民党残余部队流窜到丹巴县,在康定响应刘文辉起义的省政府代主席张为炳收到一封电报,电报内容是:“田中田师长率部三千余人,军纪严明,武器精良,近日到康”。为躲避田中田,起义省政府留守人员及警卫部队400余人撤离康定到营官寨躲避。不久,窜至康定的残匪和在田中田策划下公开通电反对起义的24军行辕主任唐英、保安团相互勾结占领康定,肆意反扑,发出了通缉“异党分子、危险分子”名单,成立“西康反共救国委员会”,逮捕了地下党员和民盟、新联的一些进步人士。新联领导李良瑜、陈宗严在去雅安迎接解放军的途中被匪特抓捕,在押解汉源王岗坪时被敌人杀害,有当地的目击者回忆:就义时两位同志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民盟康定负责人朱刚夫3月份初安排其他盟员转移后,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在康定北门的深山躲藏,不满周岁的孩子天折在深山老林里,后因叛徒告密被捕,受到残酷折磨,但他在最黑暗、最关键的时候没有说出一个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名字,残匪狗急跳墙将他捆绑后活埋于

开栏的话

1950年3月24日,康定和平解放,中共康定地委、康定军管会正式成立。11月24日,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康定宣告成立,标志着甘孜藏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州,甘孜藏区一步跨千年,从此,揭开了历史性巨变的新篇章。

在这段光辉的历史中,有一群人的身影如光影般浮现,他们是当年解放甘孜藏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186师、当年从山西晋绥解放区南下的西北入川工作团,以及南下后不同时期进康工作、进康参加民改平叛的“南下干部”。

“南下干部”们无论是在随军筹粮、城市接管、政权组建、支前土改,还是在反敌袭扰、剿匪平叛、发展经济、民族统战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工作中,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今年,是甘孜藏族自治州建州70周年,铭记,是为了更好的追忆和传承,甘孜日报社和州委老干部局共同联办了《流金岁月——庆祝建州70周年》特别栏目,将陆续刊载“南下干部”以及曾经工作生活在甘孜州的老干部们的亲历故事。《铭记,为了更美好的未来》是州委组织部副部长、州委老干部局局长裴嘉经过多方走访和查找历史资料所作,作为“南下干部”的后代,她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讲述了“南下干部”的那段烽火岁月,表达了作者的敬仰之情,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